六四 - 心中永遠的痛
作者是 民陣韓國成員：朴成秀
週二, 02 六月 2015 14:06 -
1989年的五月份，爸爸做了一根短波室外天線，接到家裏的飛鷹牌收錄機天線插口上，爸爸說可以增強短波接收效果，每天下班後都在仔細撥弄著收錄機的短波調諧旋鈕
，“美國之音”的廣播聽到了！爸爸小心的調整微調旋鈕，使“美國之音”的廣播聲音更清晰。當中央電視台新聞聯播節目開始的時候關掉收錄機，打開電視，看中央台的新聞
聯播，我問爸爸:為什麽兩國的新聞都聽啊？爸爸告訴我:這叫——兼聽則明！

先聽美國之音，後看新聞聯播，這樣的日子一直持續到了六月初。突然一天，我聽到美國之音的新聞說:解放軍在北京向學生群眾開槍了……但是打開電視，新聞聯播卻
是另一種截然相反的說法，誰在撒謊？誰在欺騙?誰在造謠?這問題困擾了我很久很久。

時間到了1993年，在收聽法國國際廣播電台時，聽到北京中國人民大學丁子霖教授的哭訴。按照播音員介紹的地址——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這一地址。我寫了
一封信給丁子霖教授，目的就是為了鐵證如山的證明:究竟是中共的新聞聯播在撒謊，還是“美國之音”的廣播在造謠?如果一味相信中共新聞聯播的說法，我豈不成了中共的
應聲蟲?假設僅僅相信“美國之音”的廣播，那不也是“美國之音”的應聲蟲嗎?偏聽偏信是愚蠢的，必須采取親自調查的方式，用無可辯駁的事實來查出真相！

丁子霖教授很快回信了，她除了介紹自己的兒子被中共軍隊槍殺，還要求我在黑龍江幫助她尋訪六四受難者。丁子霖教授提供了尋訪線索，第一個線索是:黑龍江省寶清縣8
53農場被當地人譽為神童的何潔（北京中科院研究生），死於1989年6月4日淩晨，死亡地點在北京木樨地。

我坐上開往853農場的長途汽車，在不知道何潔家具體地址的情況下（丁子霖教授根本不知道），在車上詢問853農場居民，一位老大爺對我說:“何潔在我們那兒很有名
，我帶你去他家。”下車後這位熱心的老大爺帶我找到了何潔家，何潔的父親何興財聽完我的來意後，盛情接待了我，提供了所有的物證，人證!（詳見丁子霖撰寫的《尋
訪六四受難者》200-203頁）。

我當晚睡在何潔生前住的房間，墻上是他的吉他，桌子上仍然擺放著他生前的物品，房間裏的家具依舊保持他生前的狀態……躺在何潔的床上無法入眠，回想何潔於19
89年4月27日寫給家裏的最後一封信中說:“人民日報胡說八道，中央電台顛倒黑白，光明日報一片黑暗…”這是何潔看完中共在人民日報發表的4.26社論-“必須旗幟
鮮明的反對動亂”後的絕筆!

 1 / 2

六四 - 心中永遠的痛
作者是 民陣韓國成員：朴成秀
週二, 02 六月 2015 14:06 -
何興財是抗美援朝的老兵，在向我敘述何潔的死難經過時，眼淚沒有停過，說著說著便泣不成聲，老人內心劇烈的傷痛令我欲哭無淚!他肯定的告訴我:何潔死於槍殺!並且願
意在丁子霖教授收集的難屬名單中簽字。

第二天，我與何興財老人去了何潔的墓地（濱橋）掃墓，奇怪的是墓碑沒有了！何潔的墓碑是一塊普通木板，在墓碑背面刻上何潔死難經過，這絕不是一般小偷的盜竊行為，
如果是貪圖一塊好木料，何潔墓旁邊的墓是上好的紅松墓碑，為什麽不偷好木料，而要偷一般的木料呢？這是喪盡天良的行徑!

在墓地，老人坐在何潔的墓上讓我拍照，相機舉起的瞬間，一行清淚劃過滿是皺紋的臉龐，老人強裝笑容，故做輕松的擺了個姿勢，相機閃光過後結束了這次尋訪。尋訪資
料全部寄給丁子霖教授。

回佳木斯的路上，我的心是痛的!尋訪調查的結論是:中共在撒謊，在騙人，在造謠!這是法西斯屠殺!這是滅絕人性的反人類罪行!公然在北京槍殺手無寸鐵的學生，這樣的政
權還是人民的政權嗎？!是土匪，是惡魔!這樣的政權如果不去反對它，你還配做中國人嗎？!!!

接下來的尋訪是我自發的行動，是我主動憑一個中國人的良心去做的尋訪工作!但是，在尋訪中一些難屬由於恐懼不敢說出遇難經過，甚至有的不願見我，另一些難屬則收了
中共給的“封口費”不願說，更不願在丁子霖教授的難屬名單上簽字，個別人說出實情後（如黑龍江佳木斯制釘廠銷售科:韓秋的姐姐）不明不白的死去!

丁子霖教授擔心我的安全，多次要求我停止尋訪，但是我沒有聽她的話，並且進一步參與民主人權團體的工作，結果是從1994-2012年多次被軟禁，抄家，拘留，關
押……。

　六四26周年紀念日快到了，悼民主自由英雄，念學運驕子憂國!天——依然那麽黑!心——依然那麽痛!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民陣韓國成員：朴成秀
 2 / 2